



6.

畫「人」到完成為一個人

人活在人中。人從小要看、注意、體會、關懷人：自己、家人、師長同學、周圍的人、故事裡的人、歷史中的人、戲裡的人、廟宇裡的「人」、教堂裡的「人」、美術館雕塑畫裡的人，還有夢裡的人。人只活一輩子，而且年月並不長。「生命是短促的，在這短促的生命裡面，唯有在藝術創作上或理想追求上才能開向一個永恆的可能性。」這麼說的彭萬墀是幸運的，他選擇了藝術工作，而且能藝術創作一生。他看人，畫人，又回到自我「人」的省思。彭萬墀又寫下：「作為一個藝術家，就是『努力』去完成一個『人』，而這個『人』是人生經歷體驗中領悟出『生存意義』的『人』，其中包含著對這意義的信仰。」



【本頁圖】

2019年，彭萬墀與段克明在巴黎現代美術館的彭萬墀個展開幕時合影。圖片來源：Stéphane Lam 攝影提供。

【左頁圖】

彭萬墀，
〈孩子與貓〉，
2019，
油彩、畫布，
100×81cm。

克明與畫家

等著認識段克明的時候，張彌彌忍不住問那時候也在巴黎，比段克明和彭萬墀師大藝術系低一班的王麗明：「段克明是什麼樣子？」王麗明不假思索說了：「段克明就像蒙娜麗莎。眉毛淡淡的，人靜靜的。」與段克明見面後，這句話明白了。有什麼更可證明？萬墀為克明和雙生女嬰拍攝的照片最可為證。那照片，看了以後還想再看，那個段克明，是不朽的，就像「蒙娜麗莎」。

蒙娜麗莎成為兩女嬰的母親以前，先是彭萬墀的妻子，更先是他的同班同學。這位也愛畫畫的女生，跟拼命要畫畫的男生結了婚，一起到巴黎。於是，蒙娜麗莎從畫上走下來，蒙娜麗莎買畫材、釘畫布、裝畫框，蒙娜麗莎燒飯、洗衣、打掃，蒙娜麗莎要帶孩子，還要出外打工。

出生在重慶，也曾到過上海的段克明，在高雄左營長大。其實段克明從小活潑，會爬樹、愛唱歌，還會吹小喇叭。她上到臺灣南部最好的女子中學——高雄女中。中學時，父親段士珍發現她能畫畫，就送她到學校教美術的王令聞老師家課外學習。六年中學，每一個星期六，學校大掃除後，她就到王老師家畫畫，學畫花卉、仕女。要考大學了，第一

1967年，段克明與雙生女兒
彭昌黎、彭昌明合影。



志願是師大藝術系，她沒再去補習什麼素描、水彩之類的，順利通過術科考試，學科成績優異錄取。

大學四年，段克明跟同學們畫在一起、玩在一起，只是好像跟彭萬墀更談得來一些。彭萬墀從不作任何暗示，段克明也從不作它想。師大要畢業了，畢業典禮剛結束，彭萬墀把段克明拉到一邊說：「段子，我們做朋友好不好？」接著馬上一句：「妳嫁給我吧！」聽的人



【左圖】
段克明1990年完成的彩墨作品〈葡萄〉。

【右圖】
吳詠香，〈蓉塘雙鳥〉，
1966，彩墨、紙，
186×95.5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一愣，「開什麼玩笑！誰嫁給你！」回過神來，才再塞給他一句：「做做朋友還可以，先做朋友再說。」這場面，正好被陳英德看到，走過去說：「彭壁，我請你們看電影！」陳英德自己難得去看電影，從不隨便花錢，不過當時畢業系展賣掉一幅水墨山水，口袋正飽，就奮勇當個現成月老。選了影片、戲院，三個人坐了兩輛三輪車，當然陳英德自己坐一輛，讓他們倆共坐一輛。也當然，陳英德只請這第一次，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他們自己的事囉！一年以後，彭壁和段子訂婚，再一年，兩人步上結婚喜堂紅地毯。

段爸爸原不同意這件婚事。克明一上大學，早年公費留學德國的工程師父親就告誡了：「若在大學時要交男朋友，不可交同班的。」一、太接近了，年齡太接近。二、學藝術的生活沒有保障，在國外就看到藝術家在街上、地上畫畫，太辛苦了。彭萬墀請了虞君質老師和吳詠香老師到段家提親，二位老師向段爸爸保證，萬墀是個很好的孩子，很



【左圖】
1965年，彭萬墀與段克明於巴黎合影。



【右圖】
1967年，左起：彭萬墀、段克明、黃美娜、夏陽於巴黎合影。

上進，畫又畫得好，很有前途的。萬墀自己去請求了，說：「如果我只有一碗飯，我會給克明先吃。」段爸爸笑了：「你說這句話，有沒有事先考慮考慮？」求親還是成功了。有朋友問克明：「萬一父親繼續反對，妳會傷心嗎？你們已經走在一起一些時候了，應該很有感情了。」是啊，不過克明知道這件婚事會成的，因為家中母親、哥哥、弟弟、妹妹全都非常贊成。那個時候，克明家已從高雄搬到臺北。彭萬墀每日一信，摩托車限時專送。每天，摩托車一來，弟妹都先搶著拆信。可有太甜蜜的言語？要不好意思的！不論如何，每一信上都有漫畫，十分有趣，大家看了都開心。就忙訂婚事了，又忙結婚事、出國事。

段克明看彭萬墀出國會繼續走繪畫的路，擔心以後的生活嗎？「也無所謂，自己喜歡畫，也喜歡看對方畫，只要他高興，大家看畫高興，其他事不想太多。」克明表示。

段爸爸知道萬墀家境不錯，但叮嚀他們出了國要自己負責生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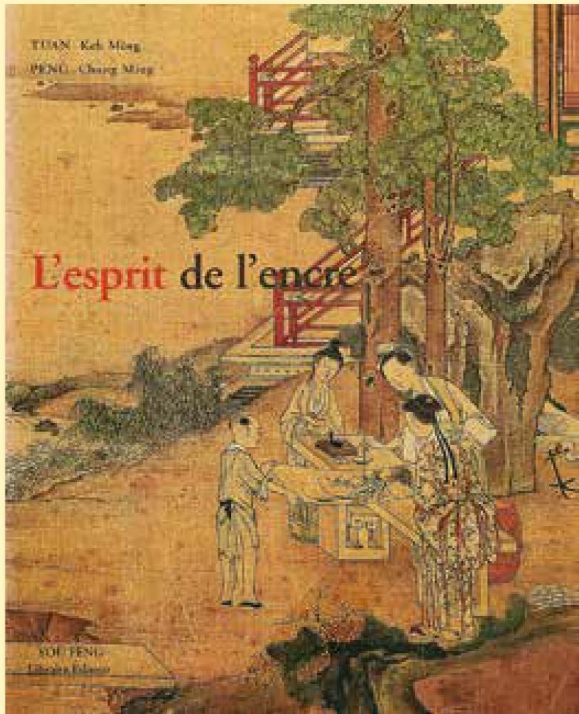
要靠家裡。萬擘與克明原想出外學習一陣、畫一陣，差不多時就回臺灣。沒想到巴黎，一住已超過五十五年。這些年，段克明跟其他中國海外畫家的妻子一樣，相當或是更為辛苦。

那個時候，出國留學生大多要一邊打工過日子。來巴黎學藝術的同學最合適的應該就是去做仿古家具工作。桌子、屏風、電視櫃，木板打灰上漆後，畫、刻上花卉人物，收入比一般工作多些。當然，這不是普通留學生可以做的。萬擘因出國前展覽賣畫的收入存在父親處，按時分筆給他們寄來，克明和他開始也覺過得去。慢慢想，要在巴黎多待幾年，必得另開新活路，在真正能靠創作維生之前。夏陽介紹他倆到一家具小工廠工作，幾天下來，克明見萬擘的心完全還是在創作上面，就說：「算了算了，你還是在家畫畫吧，我自己打零工。」她先零星拿些桌面、櫃面到家裡來畫，後來就每日從早到晚正式到小工廠上下班。這樣下來二十年，克明因國畫底子扎實，仕女、花卉都上手，畫這樣的仿古家具綽綽有餘。但是也總要看老闆的臉色，聽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碰到經濟危機家具行要倒閉關門都是緊張傷腦筋、傷感情的事。

1986年一天，接到一個電話，是趙克明先生打來。趙克明多年來任中華民國駐比利時文化參事及駐巴黎文化中心主任，平日非常關心臺灣留學生及學成留外的工作者，大家都愛戴他。趙先生與當時巴黎市政府辦的巴黎職人工房（Ateliers de Paris，供給人們學習文化藝術和技能的工作室）的主持人巴拉那（Francis Balagna）熟識。那時巴黎市市長是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席哈克。席哈克市長愛好中國文化，想在巴黎市政府設立中國畫班，讓喜愛中國文化的巴黎人更能深入接近中國藝術。



1990年代，巴黎市長席哈克（左1）、巴黎文化活動發展協會（ADAC）主席法蘭西斯·巴拉那（左2）參觀段克明負責的中國畫教室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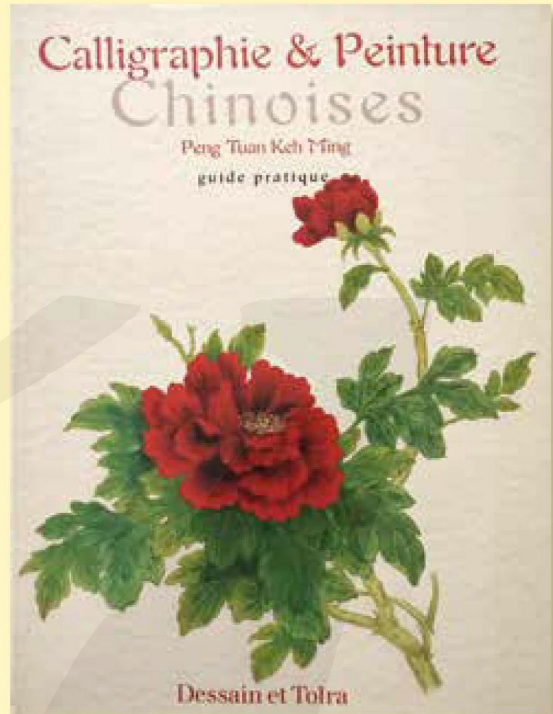


[左圖]

段克明與彭昌明合著的專書——〈墨的精神〉封面照。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右圖]

段克明的著作——〈中國書法和繪畫〉。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如此受席哈克市長之託，巴拉那請趙克明找到可以勝任這畫班教職的段克明。段克明十分高興這個新職，1986年她辭去畫仿古家具的工作，把心放在中國畫班上，直到2007年退休。

開始時，巴黎第一區設一畫室，第四區也有一畫室，較後兩個畫室合併為一，都由段老師負責教學。畫班剛開始就有六十幾個學生，後來增為一百多。一個星期要上二十四小時課，八班，每班二十餘人。說來段老師前後教了幾千個學生，可以說，桃李滿巴黎。席哈克市長任內曾來參觀段老師的教學，看到這麼多法國人拿毛筆蘸墨、彩畫中國的梅蘭竹菊或牡丹，還有中國山水、美人，覺得有趣、有意思，很稱讚段老師。段克明還與女兒彭昌明合作，以法文寫出兩本講述中國畫與書法的書——《墨的精神》（*L'esprit de l'encre*）與《中國書法和繪畫》（*Calligraphie et Peinture Chinoises*）。她把這兩本法文著作獻給摯愛她、鼓勵她學習中國畫的父親。這兩書銷路很好，許多對中國畫有興

趣的法國人都買來參考。1978年4月，段克明曾與賽奴斯基美術館（Musée Cernuschi）館長葉里賽夫（Vadime Elisseeff）與熊秉明、程紀賢兩位先生在法國電視第二臺介紹中國繪畫，並做示範，共有兩集。2001年，段克明參加了由阿蘭·朱貝（Alain Jaubert）導演的電影《調色板》（Palettes），對吉美美術館（Musée Guimet）收藏的石濤畫作做中國繪畫技法的介紹。如果以中文報刊愛用的流行話語來說，段克明真是「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作出重大貢獻」。

最先啟發她中國畫的高雄女中王令聞老師，出自北平藝專，與吳詠香是同學。克明上了師大，順理追隨吳詠香老師。她在溥心畬、黃君璧、林玉山、張德文老師班上，也都非常認真學習。有想成為名國畫家的願望嗎？克明回想，一進師大，莫大元老師就告訴同學：「你們來這裡，不是要培養你們當藝術家，而是當美術老師，不要有藝術家脾氣！」所以，她自己自來也沒有當藝術家的念頭，更沒有什麼成為名藝術家的願望，但實實在在地做了許多法國人的中國畫教師。這可還遠超過莫大元老師的期望呢！

然而，段克明卻幫助了彭萬墀完成作為藝術家的願望，幫助了彭萬墀成為不折不扣的創作藝術家。出國前申請獎學金、辦出國手續；到巴黎後申請居留、搬家數次；一下子兩孩子同時來到的忙碌；家具工廠的不愉快環境；彭萬墀的身體突發不適，常跑醫院；第三個孩子來到，一



【上圖】1980年，左起：巴金、段克明與彭萬墀在巴黎卡爾·弗林克畫廊留影。

【下圖】巴金再訪巴黎時，與彭萬墀、段克明會面留影。

【右頁上圖】

2015年，後排右起：彭萬墀、段克明、張彌彌、陳英德；前排右起：張悅珍、曾謀賢、何順榜、徐維平在巴黎合影。

【右頁中圖】

2018年，左起：彭萬墀、段克明、何順榜、陳英德、張彌彌、徐維平、侯美智、趙國宗在侯家花園合影。

【右頁下圖】

2018年夏天，右起：彭萬墀、段克明、侯美智、徐維平、何順榜、張彌彌、陳英德於巴黎參加師大藝術系同學會時合影。

家五口的每日飲食起居、健康照顧、令人掛心；家中小櫥架、水龍頭、電線故障的修理；為彭萬墀買畫材、釘畫布、裝畫框外，提著畫跑畫廊，與畫廊商議。彭萬墀喜歡請朋友到家談藝術，克明也很歡迎，但必須多張羅準備飯菜。萬墀接母親來巴黎與父親會面的手續、安置；接萬墀的二哥來法國進修；更有萬墀父親自臺灣公職退休後到法國養老，克明要代為準備三餐，代操作一切家務。如此、如此，是為讓萬墀能夠心無旁騖，專心專意畫畫。但是，自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忙得忘記自己曾經多麼優雅。很早的時候，作家巴金到訪巴黎，萬墀與克明到巴金的客居拜訪，克明穿一件白旗袍，外罩白羊毛衣，雙辮相交髮頂，與巴金合照，這優美的回憶就放在彭萬墀巴黎現代美術館展場的玻璃櫃中。早年，朋友到家作客，若先到一步，見克明工作回家，第一件事是走到萬墀畫前，看他當天畫了什麼，畫得如何。在朋友面前，克明不說什麼，但是兩人討論畫時，她會給萬墀一些看法、建議。當然，創作的人不會輕易聽進去，她說那也沒關係。等萬墀把一幅畫真正畫完、畫好，她就高興地欣賞，跟孩子們一起欣賞，這是一家最快樂的時光。

彭萬墀向來看人，畫人，畫了一輩子的畫，不需要為平日生活操煩，重要的是他看中、相中段克明作為妻子。妻子的辛勞他當然也看到了，在朋友面前會說：「克明很偉大！」這句話，朋友們都聽到了，克明收下嗎？

人的完成·畫外的詩和畫外的藝術夢

儘管克明一肩扛下家的「天下」、家的責任，彭萬墀還是以家為「己任」，不能說只因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性格，這還是他與家人血肉相關聯必然的關愛。他說他最愛的還是他的家，父母、妻子、孩子。父母在巴黎時，他盡量抽出時間陪他們憶往事、談家常；對孩子們，他注意他們的功課外，就像朋友一樣地跟他們談理想、談天、交換所知。他還會說：「有時，他們是我的老師呢！」他要做一個孩子

們愛的好父親。對妻子，絕對此情不渝，總不忘說感恩的話。彭萬墀又特別說他愛他的國家，來法國五十五年，他一直沒有拿法國籍，他和克明始終持中華民國護照。對家、國執愛，常懷念師長，友愛朋友同學，他說要完成為一個藝術家，首先是「要完成為一個人」。他一直努力做一個正人，中規中矩，從不是所謂藝術家的放浪不羈。

作為一個普通人，彭萬墀是幸運、幸福的。除了童年離開母親，父親對他的栽培是比很多家長能力所及要大得多。當然，妻子克明幾十年的支持不說，孩子們長大了都愛他、呵護他、隨時叮嚀他的健康。還有，什麼人的兒女會把父親賣出的畫作買回另作收藏打算？什麼人的兒女會把父親的藝術問題完整析論、闡明？什麼人會把父親不輕易示人的畫外之「詩」譯成外文，讓關心父親藝術的人更多一層了解父親？什麼人能陪著父母到處蒐索流落市場的過往藝術品，打開自己的撲滿，把尋獲的寶物搬回家中？



很少人知道彭萬墀在畫畫之外寫詩，平日擅談話，出口就像寫出文章，卻很少發表什麼文字作品，真有些「述而不作」的態勢。在2007年素描回顧大展出版的大畫冊中，每一時期畫作的編排前，都有一頁讀來有韻有味的法文，這是彭昌明會同法國友人一起翻譯的彭萬墀的詩。噢！彭萬墀寫詩？是的，從1985年開始，編號已超過兩百。他謙稱這些不是什麼「詩」，是一些「短句」。的確，句子十分短，短到一個字一行、兩個字一句，兩三字的行、句連成一首詩。短十餘行，長近百行，讀來如歌如曲如樂章。他不用晦澀的字，用一些尋常詞，尋常得如同平日說話。然而，如畫的意象充滿，就像他畫另一種畫給你看。我們必得要介紹畫家的詩，這是他畫外的人生感懷。

他寫幼兒時，在裹著外祖母繡的錦緞被裡，聽轟炸警報聲之前。

〈醉紅〉

小兒

紅衣 紅帽

莞爾一笑



1978年，彭萬墀全家於義大利龐貝古城合影。

夜深
屋暖
歌連起
入夢
音去
靜寂處
醉紅在雙頰

他寫曾是幸福，而後離散的家。

〈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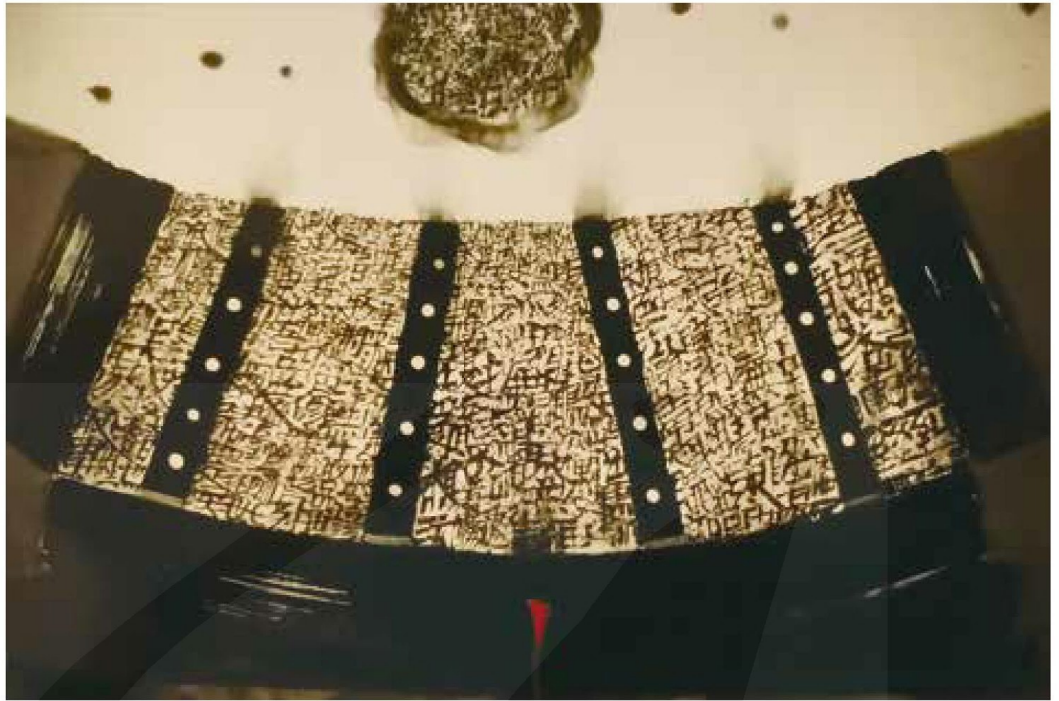
玻璃
晶瑩透明
照片在
八十一分之一的
中央
空懸於白粉的牆
四十年前的一瞥
全家福
開展如花
母親居中
環圍著
父親
大哥
和二哥
膝下端坐著
弟妹
四十年前的一瞥
在中國



自1985年起，彭萬擘撰寫詩詞的手稿本。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彭萬墀，〈城〉，1966，
油彩、畫布，81×100cm。



四川的南充

四十年後

白粉的牆

在巴黎

母親在成都

父親在臺北

二哥在太原

妹妹在雅安

大哥

不在

四十年後的巴黎

弟弟髮正稀疏

眼已昏花

望穿了

玻璃的

晶瑩

白粉的牆

八十分之一的

中央

泛黃

四十年前的一瞥

風箏在許多中國孩子的夢
裡、遊戲裡。風箏在畫家的畫
裡，風箏在畫家四川的回憶裡。

〈風箏〉

天空

飄著一隻大蝴蝶

兩隻五彩的翅

扇著



彭萬堦，〈花的吶喊〉，
1966，油彩、畫布，
81×100cm。

長長的鬚
左右的眼睛
閃動不停
橘紅色的長尾
抖抖地飄
活生生
在碧藍裡跳躍
風箏
竹片糊上了彩紙
長長的線
平平的站立不穩
飄飄升起
是風
和孩子的心

想回四川的家，想
越過秦嶺雪線。是夢中歸
去，還是在寫詩中歸去？

〈歸路〉

鈴聲響起

秦嶺的

橫雲

山的脈

綠紫

雪線引領著

歸路

鈴聲響著

黑漆大門的

家

水的鏡子

一方方
臥在
煙樹的
田
心落在
歸路的里數
零
鈴聲穿過
芙蓉
稀疏的
林

紙上、畫布上，畫得不
夠，說得不夠。水邊，就在
水上，畫畫，說無聲的話。

〈水裡的話〉

以
食指為筆

寫
流動的
水
無聲的

話
和著浪
花
化為
模糊的
歌





彭萬墀，〈花〉，1979，
油彩、畫布，15×15cm。

流向遙
遠
悠悠地
迴響
著
雲

不畫風景，要畫風景。到
詩裡去畫風景，不是藍、灰，
詩中的秋景金黃。

〈秋〉
無聲的
足

踏過
涼
踏過
無聲的
殺戮
繁花爭放
後
的退潮
沖洗
出
單色的
素
禾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左頁上圖]
彭萬墀，
〈埃弗魯西別墅的回憶〉，
2000，油彩、畫布，
100×50cm。

[左頁下圖]
彭萬墀，〈孩童與桃子〉，
2001，鉛筆、紙，
53.5×51cm。

1980年代，蒙蘇里公園內的湖泊一景。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伴以
火
焚燒成
拋物線的
落
在
黃金的
季節
裡

金黃，昏黃，黃昏。
也詩黃昏吧，也畫黃昏
吧。東方的黃昏，微微超現
實，微微現實。

〈黃昏〉
你見過
狼
在遙遠的

鄉
在黃昏的
雪
留下紅
長
長長地
嚎
我只見過
人
城市裡的
人
在黃昏的
雨
留下黑
短
短短地
息



1980年代，巴黎彭萬墀畫室一旁的蒙蘇里公園（Parc Montsouris）一景。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四季運行，日夜晨昏。人活著，種樹，幸而有果，果中有裸實。

〈果樹〉

成熟的果

包藏著

種子

夢

裡熟了

活

包藏著成熟

包藏著果的

落

浴著

溫暖的

裸

裸實隨水漂，生命由水來，人如鏡中花，一瞬。是禪悟？

〈來〉

急促的

從水裡來

鏡子

曾是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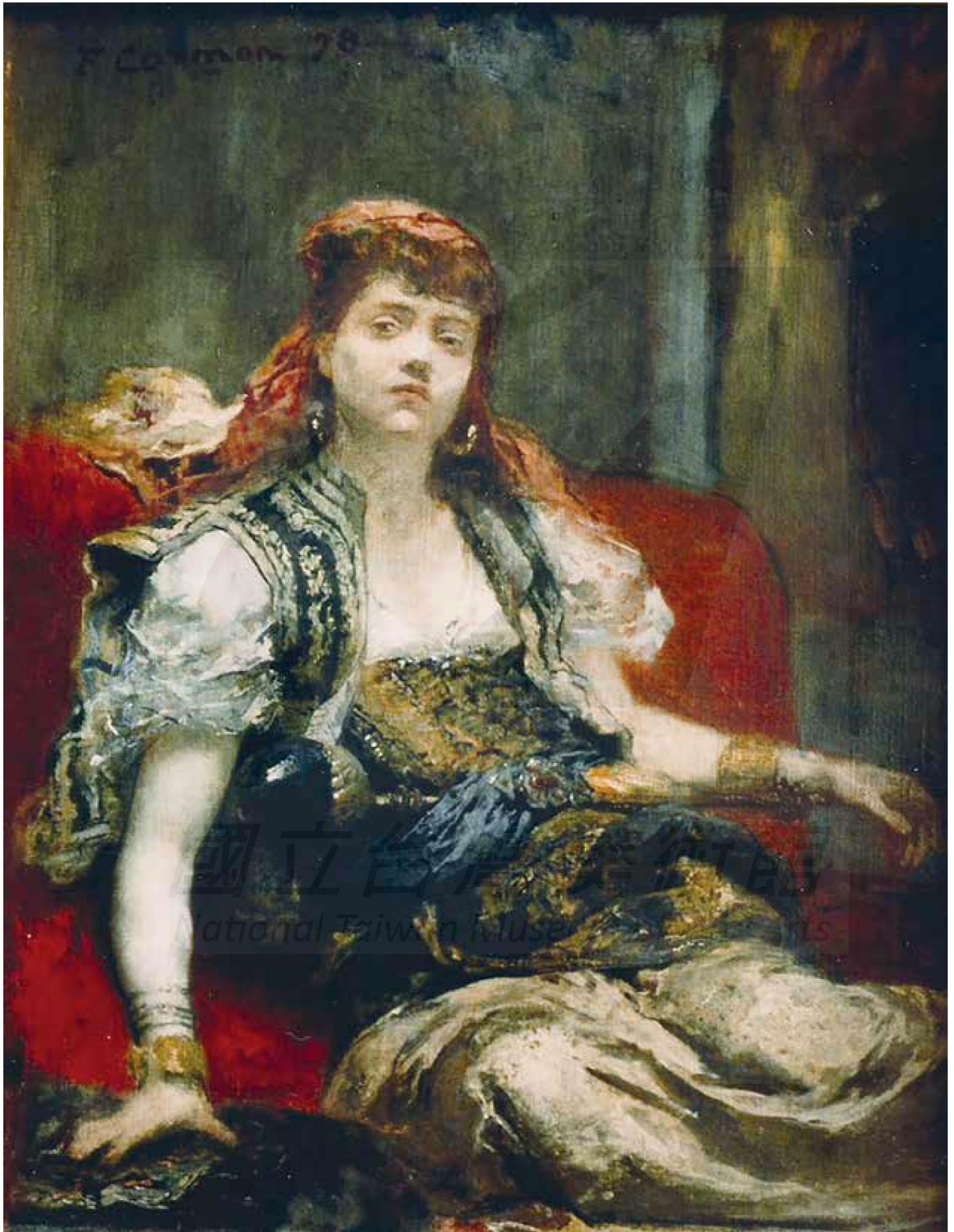
緩緩的

密合

一瞬的

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有名詩人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畫家右手畫畫、左手寫詩。一雙腿，偷偷溜出畫室，走到街坊，跑遍街坊，去追尋流落人間的藝術寶。

一日，彭萬墀跟著一位友人，跑舊貨市場消遣，東瞧西瞧邊談天。哇！有好東西呢！也不怎麼貴！另一天他自己跑，見一精彩素描，署名柯爾蒙（**Fernand Cormon**）。柯爾蒙！徐悲鴻的老師！問問素描價格，才是自己當時素描價格的幾分之幾。正好拿到一筆賣畫的款子，就簽張支票把徐悲鴻老師的素描買下。不久，又買到柯爾蒙的油畫，也只是自己油畫價格的幾分之幾。這下手，一發不可收拾。巴黎北邊的舊貨市場、南邊的舊貨市場、巴黎德盧奧（**Drouot**）等拍賣場，春拍、秋拍，從此跑個不停。又遇到徐悲鴻另一位老師達仰（**Pascal Dagnan**）的油畫，也買下。接著，一些19世紀法國學院派及學院派之外的繪畫、素描及雕刻。他還買到羅丹的小雕塑！更有其他如丟勒的銅版畫、林布蘭特的銅版畫等。當然，還是一早起床畫畫，下午才出發「狩獵」。

一般跑拍賣的藝術業餘愛好者，口袋裡有點小錢、大錢，但對真藝術鑑別的眼力有限，只有真正畫畫而且對藝術品來龍去脈拿捏精準的人，才可下小賭注，贏得有值之品；克明也興致來了，不教課的時候，陪同四處奔走。兩人一個月平均要買一到兩件東西回家，可是不小的開



〔上圖〕
彭萬墀收藏的達仰油畫〈巴利達的墓園〉。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下圖〕
彭萬墀收藏的達仰油畫習作〈最後的晚餐〉。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左頁圖〕
彭萬墀的柯爾蒙油畫收藏〈東方女人〉。圖片來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左圖】
彭萬墀收藏的達仰炭筆素描〈耶穌頭像〉。圖片來源：
彭昌明攝影提供。



【右圖】
彭萬墀收藏的達仰油畫〈手持
蠟燭的不列顛女人〉。圖片來
源：彭昌明攝影提供。

銷！雖畫廊持續買萬墀的畫，克明自從教中國畫，也收入穩定可觀。但是買藝術品上了癮，有時連買菜錢都緊湊了，兩人看到不可錯過之物，還是支票一簽，把認為的寶貝帶回家中。兒女們長大，工作很有收入，也加進採購收藏隊。

他們收藏了些什麼？西方自埃及、羅馬以降，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美術館漏網的雕塑、油畫、素描、銅版畫、小雕飾、物件，直到20世紀現代藝術等等；還有中國流落海外的遺珍，甚至是印度等亞洲藝術品、南美馬雅、非洲雕塑等，不是什麼大作品，但是能代表自古以來的各個時代。一共有多少件作品？數字在握，但尚未公開，而彭萬墀已邊收藏邊整理。近年來，他更像在寫一部藝術史，依藝術品的時代、類別劃分記錄，已成一厚書。

彭萬墀畫冊的生平年表上，於「1986至1991年」的一欄寫著「Songe

à un musée d' Art occidental en Chine」，即是「夢想在中國有一個西方藝術美術館」。這個濫觴應說是1964年遊日本，看到他們公私美術機構的西方藝術品收藏，遊印度孟買的威爾斯王子博物館等的啟發。臺灣有大故宮，中國大陸也修建各類美術館，都以中國藝術品為主體，這也理所當然。但是，彭萬墀期望在中文地區，能有一個以西方藝術品為主的美術館，讓學習美術、愛好美術的人在這個場所能一覽之下，領略到西方藝術的整體概念。這是一個愛藝術的人對藝術教育、文化教育的懷抱，也是除了畫畫以外的藝術理想，一個畫外的藝術夢。美術館夢想已超過三十年，一直在籌劃中。這是彭萬墀夫婦的願望，也是彭家孩子們的共同願望。

就祝願彭萬墀畫外的藝術夢實現，如他矢志一生的繪畫完成。



1980年代，彭萬墀留影於巴黎畫室。圖片來源：彭昌黎攝影提供。

參考資料

- 筆者與彭萬墀訪談（錄音帶六卷，計540分鐘，2019年11月中至12月末）。
- 彭萬墀個人書寫。
- 彭昌明談彭萬墀繪畫。
- 何政廣，〈旅居海外中國畫家專訪之三：彭萬墀〉，《藝術家》32（1978.1），頁69-79。
- 李復興，〈千仞岡上的尋思：與旅法畫家彭萬墀一席談〉，《雄獅美術》172（1985.6），頁44-49。
- 陳英德、張彌彌，〈巴黎現代美術館「看」彭萬墀的繪畫〉，《藝術家》536（2020.1），頁216-225。
- 彭昌明，〈言辭之外與核心〉，《藝術家》536（2020.1），頁226-229。
- 溫曼英，〈中國人畫進巴黎藝壇：訪趙無極、朱德群、彭萬墀〉，《遠見》002（1986.8），頁123-124。
- Dars, Jacques, Gerard Audinet, and Chang Ming Peng. *Peng Wan Ts. Peintures, Dessins, Écrits*. Milan: 5 Continents Editions, 2007.
- Hergott, Fabrice, Michaud François, Gerard Audinet, Christian Derouet, and Chang Ming Peng. *Peng Wan Ts: Regards*. Milan: 5 Continents Editions, 2019.
- Peng Wan Ts – Dessins, Peintures. Paris: Galerie Karl Flinker, 1977.

■ 感謝：本書承蒙彭萬墀先生授權圖版。感謝傳主彭萬墀與段克明的多次長談，以及彭萬墀提供的個人藝術書寫，還有彭昌明教授所提供的資料，感謝寫作時張彌彌對撰寫人的大力協助。